

【同人翻译八团】由比滨结衣比想象中还具有策士的气质 小柔柔柔柔 w

“……好热。”

我趴在床上躺着，随意地用手煽动着。汗水把后背和衬衫黏在一起，恶心的触感让我皱起了眉头。心中多少还残留着一些热度的文化节已经过去，今天是休息日。虽然贪睡，但秋老虎太厉害了，电视里的天气预报说再过一会儿天气就会变凉，并不是很准。

一会是什么意思。三天？七天？既然下定决心，就不要说十年后二十年之类的话。如果那种事行得通的话，我马上就要工作了。

翻了个身，拿起旁边的杂志。

平时我都是以小学馆的 Sunday GX 为中心购买的，这次买的是所谓的针对男性的杂志。什么时尚时尚如何如何，受女人欢迎的○○条之类的，上了年纪的中年人们手拿咖啡随便写就的东西。

封面上是把湿漉漉的头发扎成裙带菜一样的帅哥跳舞特写，写着“这个风格谁也不输！”之类莫名其妙的煽动性语句，漫天飞舞。

这个风格是什么风格啊……那蓬松的发型去澡堂吧，同样的发型可以看到很多。这家伙是在跟刚洗完澡的大叔较劲吗？其实就是懒得洗掉发蜡而已。还有秃头哦秃头。吃掉那头上的海藻吧。

这是一本读之前就知道与我无缘的书，当然，我买了这么愚蠢的书是有原因的。

文化祭的第一天……和由比滨一起吃哈尼托（注：一种蜂蜜面包）的时候，我被祭典的热情所感染，决定向她道谢。

我这个基本水准高的人，唱歌也不差，要是老老实实接受由比滨提议的帕塞拉（注：日本有名的餐饮店）就好了。但是，当时可能是因为自己主动迈出了一步，“换一个也可以吗”，结果我重新邀请了她。

也就是说，既然拒绝了由比滨的提议，我就必须考虑带她去哪里。

不过，关键是这个吧，男女两个人出门，然后……约……约……算了。

我当然不可能有什么领导经验，就这样在手机和杂志的帮助下，摸索着各种方法。如果是日间游戏的话，我去过几次。当然是一个人。

千叶的娱乐场所基本上都有，但是男女两个人的约……我本来就没有和朋友一起玩的经验，也不知道别人会喜欢什么样的地方。既不知道什么时候解散，也不知道该不该送她回家。

只是，一想到由比滨露出笑容的样子，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兴奋感。

“啊……好热啊。”

重复着同样的话，适当地在书页上折痕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除了气温以外，还有其他原因让我积了很多热量。啊，休息了休息。本来就是配合别人的日子……考虑数据库的计划根本不像我。

休息的时候，我正考虑先去便利店乘凉，突然一阵温热的风吹进室内，桌上的冰麦茶发出“匡当”一声冷凉的声音。

“哥哥！呀哈喽！”

可爱又有精神的妹妹也紧跟其后，情绪高涨地踏着舞步。不用看也知道。如果拍脑袋，好像会发出“咔嗒”一声凉爽的声音。

小町那边今天好像也因为职员会议怎么样而半途而废了，也许是高兴的缘故，语气比平时强硬。

“小町吗……正好，去便利店吧。我给你买冰淇淋。”

我毫不在意地提出了八幡式的高分数提案。听着这奇妙的问候语，由比滨的脸瞬间在脑海中闪过，但马上就从思考中排除了。

“不不不，不用这么做，哥哥。今天我请来了强有力的帮手。”

“真的假的，你是买冷饮来的吗？还是带了初中同学来的？只会让气氛变冷。冬天一不留神就到了，是南半球吗？”

听到妹妹自信的话语，我不禁战栗起来。

只是回家的路一样，“咦，为什么这个人跟在后面？”光是想起三濑同学冷冷的视线，我的脑袋就快要结冰了。她甚至误以为，以前的我想和她一起回去，于是和她并肩而坐。那个时候的冻原气候，大概是产生冰的世界的水平。

抬起头一看，小町不是平时的休闲打扮，而是一副闲情雅致的打扮。

作为比企谷家的协调人，她把手伸向转角，“来来来”，一边发出邻居大婶般的声音，一边做出拽东西的动作。

受此带动，我的视野里闪过一头熟悉的明亮茶色头发。

“呀，呀哈喽！”

“由……由比滨？”

由比滨结衣穿着夏天的热裤和褶边衬衫，斜挎着迷你背包。虽然无所谓，但胸部被强调了，很难直视。

因为依然是两个很大的南半球，我还以为冬天一不留神就来了。

面对意料之外的来客，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拨弄头发。是不是睡过头了呢……。

也许是觉得我形迹可疑，小町爽朗地笑着说：“哥哥好奇怪。”喂，都是你的错。

“不，其实我只是约好和结衣姐姐一起玩的，但是小町有急事。”

她故意抬高词尾，看着上面的天的方向说。

爸爸妈妈都不在，真是绝好的机会啊，机会。通过妹妹鉴定准一级的我的哥哥读唇术，我明白了她嘴里的喃喃自语。这家伙又把材木座的口头禅说成了不必要的顾虑……。

我想要回礼她，*****！虽然用口吻回应了，但小町好像没能通过哥哥鉴定的准一级，只是投来讶异的视线，心想这是什么玩意儿。感受到爱的差距……。

“所以，这样就好！”

“啊！”

就算抗议也没空，推着由比滨的背，迅速关上了门。

突然被推开的由比滨往这边绊倒，向前倾倒。我立刻抓住她的手，用空着的那只按住她的肩膀。一种女孩子特有的柔软触感直接传来，调整好姿势，马上松开了她的手。

我感到血液在高速跳动。啊，危险啊……什么，刚才的感觉。一瞬间就会变成这样，如果从正面抱紧，不小心主动脉瘤就会破裂。烟花大会的时候是后背真的太好了。

“啊，什么……坐下吧。”

“嗯、嗯，谢谢。”

我用下巴催促她坐在坐垫上，隔着桌子在对面坐下。

等一下，红着脸看一眼，别这样。可能会爆红吧。

“哦、欸……这里是小企的房间……”

由比滨紧张地端坐着，一边环视四周，一边用手摸着团子头。

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衣服还很薄，所以白皙的肌肤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。我不由得移开视线，嘟囔着“哇，确实是我的房间啊”之类理所当然的话来掩饰。无论是职场参观地还是旅行地都是最佳选择哦！

下次自己的房间里除了妹妹还有其他人，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紧张感。这时，小町再次突然开门进来。手里拿着一个托盘。

“我来倒茶了！还有，这是结衣姐姐给你的冰淇淋。你要道谢哦。”

“你是妈妈吗？”

喂，你买哈根达斯了吗？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啊……。

对于高中生来说，这相当于社畜送给上司的中元节的支出。这确实得道谢才行。

“不好意思，得了个好东西。”

“不，只是有卷而已，没关系的。”

啊，是吗。对了，还有卷呢。

一瞬间，我想提议付钱，不过，那样的话，姑且算了。要是像哈尼托那时候那样，有策士滨先生出面，那可就麻烦了。

我毫不客气地打开盒盖，看到了给由比滨供应的麦茶。这是……。

小町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。作为哥哥，我必须提醒她。

“喂，那个马克杯不是我的吗？应该拿客人用的吧？”

“欸？！”

“啊，这个嘛。给客人提供好东西是理所当然的，哥哥你闭嘴。”

由比滨吓了一跳，张着嘴回应。

什么是好东西啊……这可是便宜货。

“那么这次请您一定要放松～……结衣姐姐，加油！”

“什么叫加油，难道跟我对抗就这么困难吗？是养狮子吗？”

要是能养我就好了。

小町对我的疑问嗤笑一声，留下意味深长的笑容，这次才离开。这是什么啊，有种被饲养的感觉。想到了上下级关系。

在家里也一边咬着种姓底部的事实一边看，由比滨拿着我的马克杯僵住了。哎呀，自己用别人平时用的东西，心情应该不会太好吧。是啊，平时用的杯子的地方和由比滨小姐那薄而漂亮的嘴唇一比较，我的心情也很不平静。

“嗯……这是小企的。”

“我去换。”

“不，不，不用了！这样就行了！”

惊慌失措地说着。由比滨踌躇了一会儿，慢慢地喝了一口。过了一会儿，白皙的喉咙微微隆起，然后慢慢恢复。分开的嘴唇湿漉漉的，很奇怪地在意那个动作，一下子移开了视线。

这个杯子下次还能好好用吗……

由比滨看起来气色好了一些，也许是摄取了水分，紧张感有所缓解，一边“欸——”“哦——”地说着，一边观察房间。要戴面具吗？

“意外地收拾得很好啊……应该说，没有多少东西吧。”

“啊？当然了。消除浪费，房间就会变得整洁，人际关系也会变得整洁。不过，人际关系是没有浪费的基础的。”

“又在莫名其妙地自虐……”

虽然已经习惯了，但还是被嘲笑了。喂，说已经习惯了，太丢脸了，别说了。仿佛互相理解似的嘛。忙得团团转的由比滨的目光停在我床边。她伸长上半身，拿起端坐在那里的杂志。在制止她之前，我先瞄了一眼她那陶瓷般光滑的腋窝，差点把麦茶喷出来。由比滨小姐，你是不是太没有防备了？

咦？小企也读这种东西啊！欸～”

“啊，喂。”

一咳嗽，就开始哗啦哗啦地翻动书页。她马上发现了我做的折痕，于是停下手，瞪大眼睛凝视起来。

“……那个，约会路线？”

“啊，没什么。”

应该藏起来的……。

糟了，可能会让人觉得我很有气势。特别是如果对方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活动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“什么？这家伙怎么为了参加校庆就穿得这么奇怪？而且……”这样的眼神有点可怕，所以我不想再被人看到了。两者的温度差会造成超出想象的空转。

我内心不停颤抖，但由比滨半睁着眼睛，用不满的眼神看着我。看着这种可疑的人的眼神也很为难。哎呀，我已经习惯了。

“小企……你、你要和谁去约会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啊，不！这不是我该怎么说的事，这是小企的自由……”

她闷闷不乐地看着纸面，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嗯？什么，怎么回事？难道这家伙以为我会和谁一起去约会……吗？我的评价意外的高啊。

虽说是营造出来的环境，但现在只有两个人。不管这家伙怎么想……嘛，虽然无所谓，不过我确实应该对这种“现充”的说法提出批评。

“不，什么啊……虽然是和你……”

“欸？”

“也不是，因为是哈尼托的回礼，所以那个，也不是约会……，嘛，人的喜好之类的，我不知道那种事，只能作为参考。”

一边搔着头，一边朝着错误的方向吐了出来。我莫名地觉得不好意思，好像在自言自语。

我稍微向由比滨那边望去，只见她眨着大眼睛，呆呆地看着我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……小企帮我想好了约会计划。”

“不不不不是这样的。对了，不是这样的，为了回报哈尼托还给你的吧？”

“和由比滨的约会”这句一直在心里回避的话语被直接说了出来，不由得汗流浹背。

我一边祈祷这是一场梦，一边结结巴巴地辩解。

“‘受女生欢迎的约会计划！’那一页上有个折痕。”

但是，因为梦之卡到达目的地的概率极低，在由比滨毫不留情的追击下，我被拉回了现实。是啊，果然还是用定增前进的卡到达比较踏实啊……。

“……所以只是参考而已。而且，我也不太懂，所以马上就关上了。”

“啊哈哈，我也觉得是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……”

“一看就知道了。”

“你在看吗……”

有种似曾相识的对话的感觉。由比滨像文化节时那样回答道，她双手叠在一起，下巴搭在手背上。

隔了一会儿，她露出比平时更成熟的微笑。仿佛在说“真拿你没办法啊”轻轻地露出苦笑的气息。但是，那里有一种认真的气氛。

所以，我也不知何时和她对上了眼。

“嗯。小企……我一直在看。”

从正面被射穿，呼吸都停止了。

那个时候明明马上就开玩笑地互相搪塞了。

但这句话抓住了我，既不让我说这是开玩笑，也不让我移开视线。

在不断变化的时间里，在不断变化的城市里，在不断变化的人群中，她的声音仿佛把想要一个人留在这里的我拽了出来。

“嘛，看看也没关系……”

——所以我移开脸，和以前一样回答。

还不能改变。因为一旦改变，就意味着无法挽回。

正因为不想失败，我才没有改变。

“嗯，我看得很清楚。”

被追赶着说，我又喘不过气来。

眼看着情绪已经无法得到妥善处理，我从桌子上随便拿了个杯子，喝了一口水。

“哈”

冰冷的液体通过食道填满胃。嗯，稍微平静下来了吧。

人在冷静下来的时候，会采取例行公事来谋求内心的沉静。也就是说，通过自己的习惯行动，找回平常的自我。

所以我也学了这个，用平时用的马克杯喝冷饮来保持平静……

“啊……！”

由比滨小声说道，我注意到一件事。

咦？请等一下啊？我今天用这个了吗？刚才，小町把这个杯子递给谁来着？

咯吱咯吱。由比滨脸色通红地低着头，仿佛要发出在幻想世界里移动的破烂一样的声音。

抱着一线希望回头看杯子，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有喝过的痕迹。啊，这是直接攻击啊。

“……不好意思。”

“唔、嗯……别放在心上。”

心跳声大得几乎要炸裂，咔嚓放下杯子的声音，甚至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清楚了。平静得只是鼻息一声就被吹到红磡体育馆（注：香港体育馆）外，无法得到心灵的长生剂，间接地触碰由比滨的嘴唇，这一事实让我心跳加速到不可思议的程度。想要获得平静是可以的，但是也请谁先得到平冢静老师吧！

……不过，连小学生都这么做了。在社团活动中，应该也有人会用瓶子互相喝吧。是的，这种情况很常见。

不过，事已至此，无论如何都应该换掉吧。

“我去换……”

“别、别在意！”

话还没说完，由比滨就用数秒击倒了我的提议，夺过杯子喝了一口。

喂……喂……，就算这样，也不会再在同一个地方喝了吧。十几秒前我喝的地方。你就那么想让还没上小学的我动心吗？

慢慢放下杯子，不好意思地抬眼看着我。我觉得她在看我的嘴唇，不由得捂住了嘴角。由比滨也效仿。

就算是背着跑得快的投手，也不会这样反复瞟一眼，两个人交替着看了看。不过，看这样子，由比滨好像也没有过这样的经历。这件事让我感到些许安心，有些紧张，也有些喜悦。

……唉，就这样沉默下去也没用啊。也许必须强行把话题拉回来。

“那你想去什么地方？教室？活动室？还是鞋柜前？”

“都是经常在一起的地方！”

哦，反应不错。好吧好吧，我不讨厌好对付的孩子。就照这样下去吧。

意外的我，也有饲养员或保父的才能吧……。虽然我不找工作。……无所谓，但也不是一直都在一起吧。我经常在路上碰到这家伙，跟她到教室。

“话说回来，你不用这么做。虽然很高兴，但是不像小企了。”

“嗯?那倒也是。不过你不是经常和三浦一起玩?去那些受女孩子欢迎的地方比较好吧?”

“啊哈哈，那是因为和优美子、姬菜在一起。……小企呢，另当别论。我觉得和小企走在那里，在那附近随便喝茶聊天就很开心了。”

“……唔。”

无法直视那温柔的笑容。如果直视的话，就会发现刚才说的话有特别的意义。

我不愿重现一直品尝的痛苦，由此产生回避本能，总是让我在紧要关头保持克制和自省。这样我才能保持不变。

但是，如果是以前的我，一直一味地回避着品尝的东西，这能说是没有改变吗?

……这种自我问答，现在不应该做。

“那个，你还是不要说这种话比较好。”

“欸?”

更重要的是，要注意这家伙的毫无防备。

这种天然男人杀手的样子让我有些担心。

“我倒是一点都不介意，世上的男人一听到你这么说就会产生错觉。你那卑鄙的言行会把男人送进死地。明白了就别这么做了。”

“欸，哈哈，是……”

“不，不是，别管我该怎么说，这是你的自由……”

只是，一想到那个光景，心里就有点恶心。嗯，大概是吃多了吧?

嗯，可能表情有点不太好。要注意保持平时的僵尸脸。

“小企……啊，那个。”

“怎么了?”

“难道……你、你、你吃醋了?”

“……哈，啊?你在说什么?想要年糕就去便利店。seven 的红豆年糕很好吃哦。”（注：谐音梗，[吃醋] 和 [烤年糕] 在日文中发音类似）

斜上方的问题，让我一时动摇了。这孩子到底在说什么?

你对哪个男人说什么我都不在意！我不在乎！

“可是啊，刚才那件事，是说对小企可以，但不能对其他男生说的吧?”

“不是的。你又不是我的东西。你能不能别说奇怪的话了?”

“啊，小企的脸好红!”

“才没有，话说你也是红色的。”

只是，被这么一说，不由得在意起来，真的感到脸颊发热。虽然可以据理服人地反驳，但总觉得这

个直爽的家伙不适合我。一不留神，马上就会被卷入由比滨的节奏中。特别是这家伙善于体察感情的微妙之处，即使是毫无逻辑的话语，也常常能一针见血，让人难以收拾。也许正因为我能作为由比滨语的翻译而活跃，我才更明白，差不多该做个由基百科了。

不，虽然经常射中靶子，但并不是真的会吃醋。这次是搞错了吧？

“和这种差不多吧，我跟谁说什么，跟谁做什么，你都无所谓吧？跟这个一样。”

我说完，她一脸不快地瞪着我。也许是因为长着一张娃娃脸，我一点都不害怕，但一种奇妙的压力感让我稍稍向后仰了仰上身。

作为孤高的一匹狼，我竟然会被这种小狗一样的家伙威逼……无论是在学校、家里还是在侍奉部，完全暴露出了自己的底层地位。没关系，只要我在底层沉淀，其他人就能上位……我一点都不觉得高兴。反而是诅咒。

“……我不喜欢。”

深呼吸几次后，由比滨害羞地移开视线，感叹道。虽然声音很小，但听起来非常清晰。

下面这句话夹杂着些许颤抖和决心，却有着与音量相反的纯粹和清冽。

“我一想到小企要和别的女孩子约会……就有点讨厌。”

“欸，啊。”

……另外，这家伙说的台词不知道是天然的还是算计的……。

我不禁挠挠头，沉入思考的海洋。仔细想想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。

雪之下接受相模的委托时，这家伙应该也不愿意。那是多少有些孩子气的独占欲的表露，特别是对雪之下来说，可以说唯一的朋友就是由比滨。她虽然没有那种优越感，但也有一种自豪感，所以就更不用说了。以前，我也曾因看到自己视为朋友的人竟然和陌生人亲热而大受打击。对他来说，我根本就不是朋友。没有吧，畑山君……。

看到户冢和其他网球部员一起玩的时候，我也受到了一点打击……。

反过来说，我们侍奉部是三个人干了半年的社团。和其他人相比，我们保持着完全不像高中生的关系，即便如此，这半年，三个人还是一起做了很多事。事到如今，也不能否认两人的心比初次见面时更接近了。

所以，就算是和恋人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我，也有可能会有由比滨那种占有欲。因为是幼稚的欲望，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。

像我这种把话里的意思想得特别的人，是我的坏习惯。我最喜欢读语言背后的坏情绪了。

“啊、啊……啊，这里好像挺好的，你看。”

话虽如此，却不知该如何回应。我用手机随手点了一下历史记录，看到安徒生公园的页面，便顺手把话题转回约会地点。啊，说是约会了。……事到如今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“……嗯……”

那个，你能不要那么不满地看着我吗？本来就说过想去哪里，我说的应该是正确的吧？

把手机转过来，准备递给由比滨。

“嗯……哪个哪个。”

不过，她好像要制止我似的，抢先一步站起来，走到我身边。有点近，太近了……

“哎呀！”

“喂、喂！”

也许是一直跪坐着的缘故，由比滨感觉到了脚麻，朝这边倒了过来。如果是面对不认识的人的话，最大限度地活用隐形小企的性能，证明神不在也是迫不得已的，不过，作为通过磨练小町的哥哥技能而被培养成绅士的我，在这个场面到底还是避开吧。不能模仿。不能模仿。

不过，刚才好像有些不自然……。

立刻转身朝由比滨的方向走去。我想像刚才那样按住她的肩膀支撑她，但因为拿着手机，反应慢了。必然会从正面拥抱。

由比滨的脸搭在我的肩上，两颊微微相触。没有经验的感触，让我的思考和身体都冻结了。从瞬间转动的胳膊传来，只要紧紧抱住就会折断的细腰，胸口感受到的两个柔软的隆起，都从未感受过。

“对、对不起。”

由比滨用僵硬的声音说着，双手搭在我肩上，抬起头。肩上的重量突然压了下来，我差点向后倒下去，但一只手撑在地板上，勉强撑了下来。

“……”

这次，彼此的脸在极近的距离上。我感觉到由比滨微弱的气息，不由得闭上了嘴。

可能是换了洗发露或香水吧，一股橘子般果实般的甜香飘来飘去。一滴水滴落在理性的水面上，掀起波纹。

明明稍微推一下肩膀就能离开，明明说句话就能离开，可不知为什么，什么行动都没有。只是互相凝视着，什么也做不了。

这样一来，刚才间接接触过的由比滨的嘴唇当然就在那里。只要看过一次，就会很在意。小小的它微微柔和地颤抖着，传达出了一种虽然没有碰触，却有弹性的感觉。

那双又大又漂亮的眼睛和被染红的脸颊，在无法移开视线的当下都显得非常真实。如果真实地感受到，就会想触摸。

一绺略带桃红色的柔软茶色头发从由比滨的脸颊流过，留下一抹奇妙的光泽。

“小、小企……”

“嗯……”

每发出一个音，由比滨的气息就会改变强弱，抚过嘴角。或许是稍微吸进去了。虽然很痒，但是很舒服，但是，正因为如此，我的自制力才会很强。越是强烈地不想失去，我的自省就越是强烈地告诫自己。

“那个……做过吗？”

“你说什么啊……”

“我、我明明知道……你、你……”

几乎听不见她的声音。

不过由比滨小姐你也知道吧!你觉得做过吗??这个我!不用确认不就知道了吗!

东张西望的技能太可怕了……我那用钻石制成的理性，似乎要碳化到极限。同样是碳……。

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，把指甲伸进手心里，让它醒过来。而且如果不早点离开的话，就无法挽回了。

“……所以，一般男人听到你这么说，都会误会的……差不多该离我远点了。”

我误会了好几次。每次都失去了。失去了再失去再失去，最后才明白原本就不应该去想要得到。

说实话，我偶尔会对她所抱有的感情有半分确信的感觉。但是，在这种场合屡屡败亡的就是我。反过来说，任何时候我的确信都是错误的，不可能任何时候都正确。无论什么时候，确信都意味着失败。因此，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概率职业选手受伤，他们就会让他休息，即使是无法保证成功的赌博，也一定不会去碰。

所以，即使有确信的东西，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变成确信。结果还是失去了，而且这次失去的东西太大了。

“……不是的。”

——尽管如此，由比滨那过于温柔的声音，却在耳边发出恶魔般的回响，仿佛在说“我太蛮勇了”。这家伙应该也知道我误会的过去吧……。

“这次一定不是误会了……”

一瞬间，我以为自己的心被看穿了。

这样的叹息带着发烧。红扑扑的脸颊、湿润的眼眸和荡气回肠的甜美声音近距离融合在一起，让我的心脏直跳。

手臂环绕着我的脖子，女孩的香气越来越浓，我头晕目眩。

“呜、呜……”

映满视野的由比滨侵蚀了我的思绪，除了她，我什么也不想了。什么误会啦确信啦，这些防线就像场面话一样，真心的部分夺走了我的一切。

结果，无论如何都让我意识到，我想触摸眼前的存在。

我身上的防线、回避本能，瞬间就要崩溃了。

——已经不用逃跑了吗……

急剧出现并扩大的真心，到了这个时候，还被残存的一点理性抑制住了。

另一方面，由比滨转动的手臂更用力，像是期待着什么似的盯着这边。稍微靠近一点的她的喘息声，让找感觉很热。

“喂，小企……”

“由、由……”

看着她热切的目光和撒娇的表情，正打算就此作罢的时候。

房门突然被打开了。

“结衣姐姐!我忘了，找借的漫画……”

“哎?”

我，由比滨，入室的小町的声音很完美。全员死机。

但也许是因为她在绝妙的时机回来了，找的大脑被迅速清理，恢复了往常的思考。唉，由比滨在这个时候正在向找袭来，连找自己都始料未及。

的确如此，小町就像亲眼目睹了意料之外的光景一样，短暂的死机之后，眼看着脸就红了。

哦，这是野营以来罕见的表情。因为太可爱了，想逃避现实拍下来呢，哈哈哈。受其影响，原

本就脸泛红的由比滨也变得像熟透的西红柿一样。什么，你们是音叉吗？

“啊、啊、那个……这是那个。”“对不起！”

由比滨结结巴巴地想要传达些什么，小町像是要压制住，毅然采取了哥哥的跳跃式下跪。

哦……姿势相当不错。虽然不够卑躬屈膝，但从起立姿势到跪地姿势的流畅感是血脉。

就那样慢慢地往后退。

“我、我是小町人，但是……打扰了……哥哥竟然有这样的出息……对不起，结衣嫂嫂……今后还请多多关照……”

为什么要撑着三个指头出去……。不对巴，做法不对吧。还有嫂子是什么……。顺便若无其事地嘲笑找，别再这样了。门砰的一声关上了。

过了五秒、十秒，由比滨终于再次启动。“哇啊啊啊啊！”

“p 奥！”

怎么，怎么突然发出怪叫。会吓一跳吧。也许是被小町看到的羞耻心，由比滨双手抱头，飞快地钻进了我的床

“啊，喂！”

喂，那样做的话，味道会飘过来，睡不着吧……潜入男人的床，什么，这家伙是那个？是无防备之滨吗？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勉强？

“呜呜，讨厌……我已经想死了……找在干什么……”

传来带着哭腔的声音。看来，自己也太得意了。

找苦笑了一下，背靠在床边。“嗯，别那么在意。”

“不行啊……”

“找等你冷静下来再出来。”

“……嗯，谢谢……被子上有小企的味道……”

1……烦死了。

”

为了安抚快要爆发的情绪，找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啊，怎么回事？

找这边也有很多事，让我再等等。

——完——